

學
程董一先生學則問
讀書十六觀補

白鹿書院教規
初學備忘
教習堂條約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學問及其他五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印刷學校印刷



學 校 問

毛 奇 齡 纂

學校問

毛奇齡纂仕履已見

張希良黃岡人兩浙提督學院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離泮宮孟子有序序學校周禮有成均瞽宗王制有東膠虞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米廩以至小學大學三代學四代學在諸經既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彼此互異某自入學以至秉學政其於此義全未之解何以自問惟先生明示之

學義固難明然欲明其義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約名有五等一是天子諸侯之學一是國學與鄉遂州黨之學一是明堂學又名四學五學四門學一是小學大學一是三代學四代學

其天子諸侯之學何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離諸侯曰類宮辟離如壁以水周環其宮而類則半之第環前而闕其後魯頌曰思樂泮水是也然辟離又名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春秋繁露曰成均五帝之學名是也

何以爲國學及鄉遂州黨之學

國學卽辟離類宮也學記國有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皆是故後世京師有國子學又名太學以此也至于鄉以下則有四學一曰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但其名本于夏之鄉學故孟子曰夏曰校而其義以教爲主故又曰校者教也乃三禮無鄉校一名本是闕失而學者見鄭風子衿小序云刺學

校廢。反謂校是鄭學名。非也。鄭之有校。總屬周制也。一曰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孟子謂殷曰序。其名本商之州學。而義主于射。故又曰序者射也。學記。術曰序。術是州字之誤。而鄭氏謂遂有序。非也。一曰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孟子謂周曰庠。則以虞庠本周國學名。而亦用以名黨學。且虞庠主養庶老。而黨庠亦祇養民間之老。名同義又同。故又曰庠者養也。鄭氏于州長職註。謂序是黨學。非也。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耆老皆朝于庠。又似鄉亦名庠者。正以國學黨學合鄉國內外。而皆可稱庠。故閒一互稱。而禮註遂謂鄉曰庠。亦非也。一曰家塾。學記曰。家有塾。是也。考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者。五百家也。此名家塾。蓋合五百家而統名爲塾。既非一家所立。且更不立閭族二學名目。但言塾。而鄉學已備。記稱周有四學。正指此鄉州以下四學名也。若尙書大傳。謂大夫致仕者爲父師。教于右塾。士致仕者爲少師。教于左塾。爾雅。謂門側之堂。謂之塾。雖分左右。總在一處。而漢食貨志。有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語。謂里鄰各處。是必閭師。族長。皆各有學。亦非也。里鄰既同塾。則族閭必無分塾。更可知也。至于六鄉。則每鄉如之。王制有右鄉移左。左鄉移右。謂各鄉學也。至于六遂。亦如之。遂有縣有鄙。與鄉有州有黨同。則亦名校。序。庠。鄙有鄴。有里有鄰。與黨有族有閭有比同。則亦統名塾。正義謂鄉曰庠。則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遂曰序。則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此尤杜撰不經之言。不足據也。凡此皆國學之外。如今世府州縣學及社學。亦列四學。可比似也。

乃又有明堂之學。謂何。

明堂在國之南郊。天子所建。所以饗上帝。朝羣后。迎時氣。而頒政教者。然往與學校互相表裏。故其制環水四周。亦名辟雍。且舊時言禮。多有四學五學之說。專指明堂爲言。故蔡邕明堂章句云。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轉如璧。則曰辟雍。此有據之言。而袁准無學。橫口爭辨。大非禮也。據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此因明堂十二室。東西四面。皆可爲學。遂取四正室與中室。立爲五學。觀禮記昭穆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此正明堂中一名。而祭義亦用其言。不止賈誼傳有五學文也。是以易傳太初篇亦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而魏文侯孝經傳亦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若其又名四學者。則以王居明堂禮。實倣周官門閭之學。東西南北。稱爲四門。故又名四門學。後世四門之名。實始于此。又何以爲三代四代之學。

舊謂周有三代學。三代者。卽前夏校。殷序。周庠。三鄉學名也。本只二代。合周而爲三也。若四代之學。則增有虞氏一學。而合周爲四。皆指國學言。但三代學名學義。在諸經亦無明文。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于是始以米廩二庠爲虞學。東西兩序爲夏學。右左二學及瞽宗爲商學。實則每代止一學。必非二庠二序。旣分兩學。而又加米廩。瞽宗。爲三學者。觀周有辟雍。成均。國學。太學。東膠。虞庠。六名。而並無六學。可驗。

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謂三代各有二學。而周備四代。共有八學。且妄分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爲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爲小學。則于米廩、瞽宗、兩學。既無所屬。而小學大學之名。又全屬杜撰。並無經傳可據。而學義大亂。夫所云上庠、下庠。卽一學。而以學之上堂爲上庠。學之下堂爲下庠。所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亦一學。而以學之楹東爲東序、左學。學之楹西爲西序、右學。非有二也。蓋庠序有制。兼言庠序。則有堂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大抵用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則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射記所云序。則物當棟兩楹以南爲堂。所云堂。則物當楣者。故虞以序與堂分上下。而夏商。則但以當棟分東西左右。其曰米廩者。卽上庠也。以虞重養老也。曰瞽宗者。卽西學也。以殷重教祀也。若周備四代。則亦卽一學。而以上堂稱米廩。下堂稱虞庠。則備虞學。堂東稱東序。堂西稱瞽宗。則備夏商學。是以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分備三學。然只在太學之中。如必另設諸學。則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敔。方養老而適東序。謂天子晨興。親入太學。行養老之禮。而所適者是夏學。周禮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而死而祭于瞽宗。謂師氏道德設教成均。死則當祭于其地。而所祭者是商學。是東闢西闢。大謬之禮也。

然則上庠下庠。以及東膠虞庠。皆非大小學。何也。

此皆大學也。東膠、虞庠。猶之成均與辟雍。有異名。無異學也。雖虞庠祇周學之半。而得專稱虞庠者。猶瞽宗止殷學之半。而亦得專稱瞽宗一例。如謂虞庠小學。東膠大學。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則王制明云。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未聞小學在郊也。王制明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正謂大學在郊。而虞庠大學適當其地。未聞虞庠小學也。夫上庠下庠。東膠虞庠。王制文也。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亦王制文也。王制自爲註。而註王制者。反改其註而叛之。可乎。且此何據也。乃附其說者。又曰。公宮者。諸侯之宮也。在郊者。諸侯之大學也。天子反是。則大戴保傳篇云。太子少長入小學。小者。太子所學之宮也。卽師氏虎門外地也。是天子小學亦王宮左矣。且不讀周頌乎。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亦云辟雝在西郊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于成均亦云。成均在郊也。鄭氏註詩并註禮。而于其要會。全未之解。致大小二學。純以杜撰造說。相傳至今。亦可惜矣。予嘗作大學證文。定爲小學者。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與鄉校家塾不同。此考之書傳諸書。有明據者。祇兩漢以後。專以小學爲字學。如漢設小學。使學僮學字。而漢成時。遍徵小學之徒。寫字于未央廷中。則于六經無明文。及考漢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而杜鄴傳。鄴與子林俱正文字。世言小學者。必由杜公。而顏氏亦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北魏江式上字書表。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此必周官保氏原有此文。而大戴保傳篇偶失之。漢魏去古未遠。尙有見者。若周禮保氏之職。教以六藝。周官門閭之學。保氏教六藝。在西北閭。此皆據保氏官職爲言。不必指小學中事。觀其所守。是西北門。則非小學虎門之東。可驗也。故唐武德中。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宋置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姓。皆天子自立學。在國府州縣之外。而其教則多尙文字。卽國朝殿試。比較書法。皇上嘗云。不當以小學忽之。是小學中廢。猶尙有聖明能言其名。而不謂舉

世皆昧昧也。

吳鼎溫州瑞安縣教諭蕭山人問張璠在明嘉靖閒議大禮略得禮意而惜鮮學問證據迄無定論若其改學校制度更易夫子文宣王號爲至聖先師則長夜一旦確不可破聞明初高帝亦曾下詔謂禮正名分不得僭差凡嶽鎮海瀆并草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惟夫子封爵一仍其舊必待嘉靖朝而後改之則又何意且文宣爲夫子之謚祇王是封爵今革封爵而并謚而亦革之又何說乎。

古謚以易名。夫子雖無謚而已有易名之說。見于禮記。考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其稱尼父者。本易名而以字名之。且加之以父。如呂尙之稱尙父。管仲之稱仲父。此卽是謚。故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名以爲之謚。先仲氏曰。論語子貢稱仲尼日月中庸子思稱仲尼祖述堯舜。世誤以爲弟可字師。孫可字祖。而不知其爲謚也。若宣尼之謚起于漢平。是時權臣當國。瀆亂典禮。因有追謚孔子之事。且加封爵。稱爲褒成宣尼公。而改封孔氏子孫爲褒成侯。此皆亂朝故事。不足法者。乃歷代庸主接踵而起。如北魏太和中加謚宣尼爲文聖宣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則天皇后封隆道公。至玄宗改謚爲文宣王。而趙宋真宗加至聖二字于文宣王之上。及元武帝海山則又加大成二字于至聖之上。而明初因之。有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此實侮慢先聖大不可訓。其舉而革之宜也。特明代儒臣並無學問。其在洪武初祇一宋濂。乃以上孔子廟堂議。謫知安遠縣。而其所議者亦復根據不清。互有得失。若張璠則但有薄識。而全

無考校。彼第知封爵之襲。有玷夫子。而不知先師之稱。其襲彌甚。古聖與師不併稱。禮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聖與師不混稱。亦不混祭。天子祭先聖。諸侯祭先師。或分或合。皆有等殺。而要之聖尊而師卑。凡一技之師。教舞學樂。生爲師氏者。死而卽祭于警宗。稱爲先師。其襲也如此。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韓愈曰。匹夫而爲天下師。此在他時稱之。則然而至于學宮。則師皆官稱。後漢朱浮所謂博士之官。當爲天下宗師者。并不必毛萇高堂之類也。且同堂分享。顯有二名。一聖諸師。自三代迄今。高卑並列。相沿爲千百年不可移易之掌故。而一旦合併而歸之一人。此在受者亦必不安。况至聖二字。創自趙宋真宗。其在大中祥符初。已加稱玄聖矣。而又以玄犯神諱。改稱至聖。雖至聖二字。出自史贊。可謂至聖矣。句。然終是加號。非其本稱。考夫子在周末。原有聖名。當時列國各祀其國之聖與師。而在周以周公爲聖。在魯以孔子爲聖。如其國無聖。則借他國之聖人而祭之。文王世子所云。凡釋奠必有合。合者。同也。謂與隣國同祀此一人也。則夫子在本國稱聖。勢無他國。又稱師者。故後漢明帝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此爲非禮。至魏政始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則孔子先聖。顏淵先師。而其後或聖或師。多不可考。然晉惠帝時。潘尼作釋奠頌。有曰。夫子位西序。顏淵侍北墉。則仍聖孔子而師顏淵。是以唐武德初。詔以孔子爲先師。而太宗貞觀急用房玄齡之議。而釐正之。高宗永徽中。復詔孔子爲先師。而顯慶二年。又急用長孫無忌等議。而釐正之。其議有曰。聖非周卽孔。而師則偏善一

經者皆可爲之。所以貞觀之末，親授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而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夫以孔子至德，賢于堯舜，自漢以來，業已尊爲先聖，何可至今日而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則明明以先師之名卑而且褻，謂之降稱，又謂之俯入，其爲等殺昭然也。今欲尊孔子，則自當以孔子爲先聖，顏淵以下諸賢皆爲先師，而漢後儒者則概去之，而乃濶前代聖師之名，紊千古立學之制，聖爲何人，師爲何等，一更易開，而使賢過堯舜者，僅僅官博士，祀啓宗，逡巡比附之，伏勝、毛萇、戴聖之列，則其爲褻慢亦復不少，反不如累加封爵，而仍不失先聖之名之猶可安矣。

又問明初立孔子廟，自孔子及諸賢皆設像，至天順間，蘇州知府林鶚以爲設像始于佛氏，孔子生佛敎未入中國之前，焉得有像，因聽其毀壞而不令修復，至張璠爲政，則直舉而毀之，易之以主，謂古者廟制有主無像，此必元代夷敎未釐正者，於禮何如。

古祀神之典，禮不具載，其設像與否，原無明文，但古以棲神之所，名之曰廟，廟者，貌也，謂省神之貌，而勤事之，則廟祀之設，專以貌名，故徐仲山日記曰：古以貌祀，而其後易之以尸，尸者，貌之變也。雖易尸之典，亦不知始于何時，然大抵古人務實，事死如生，則必實求其所以生之之事，肝蠶不足，則以重依之，重又不足以主附之，主又不足以衣冠想像之，及想像又不足，則徒飾衣冠，猶不若生人之能飲能食，可實實享祭，是以既設主，又設尸，二者不可偏廢，蓋廟者貌也，尸者，由貌而進焉者也。先仲氏云：古廟必有貌，初不得其說，旣而思之，則所繫甚大，蓋祭重服物，如爲尸者，著弁冕而出，則爲君尸，著玄冕出，則爲大夫尸。

著爵弁出。則爲士尸。故喪小記云。有爲天子尸而服士服者。武庚祭紂。則紂不以禮卒。祇以士之服服之。有爲天子服者。微子祭帝乙。則帝乙以禮卒。當以天子之服服之。此其爲禮。固有全藉冠服爲區別者。若僅僅一木主。既不扮尸。又不設貌。則將何以別服物等殺。其說甚明。故墓藏衣冠。而廟則曰游衣冠之地。孔子世家原云。其所居堂。後世因廟而藏衣冠于堂中。蓋以祀孔子。時曾設像以被衣冠。故云然也。祇古人言禮。散見雜出。並無一定之制。明明顯告。卽椅牀盤枕。坐立拜跪。生人日用所最切者。尙古今移易。並不知所始。何況諸禮。是以尸主所始。或曰始于芻靈。縛茅而爲之。或曰始于方明。刻木而繪畫之。總不可考。但稽之廟貌之名。推之扮尸之義。備求之服物衣冠等殺之節。則定常有像。若謂設像始于佛教。則不讀書人所言。殷本紀。帝武乙刻偶人爲天神。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雖設像不一。或以土。蘇代語。孟嘗所云西岸之士。挺而爲人。是也。或以木。漢河內孝子刻木爲母像。而事之如生。是也。或以石。孟母冢傍有孟子石像。跪坐于竈門間。是也。或以金銅。周廟有金人。漢作金仙露盤。始皇帝鑄金人翁仲。以像臨洮之神。是也。或以圖畫。屈原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皆畫山川神靈聖賢物怪之狀。太史公見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漢甘露間。畫大將軍衛將軍等十一人像于麒麟閣。是也。而總之皆廟貌之義。則尸祭既廢。定當立一像以成廟祀者。况謂夫子之像。係元俗夷教。則尤不然。考元史並無文廟設像之說。惟金大定間。有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之文。然亦前代有是像。而至此加之。故趙宋建隆元年。早有增飾祠宇及塑繪諸像之詔。而嗣此累加章服。如大中祥符。賜文宣王桓

圭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并九章服政和元年加文宣王執鎮圭并用王者之制且有太學設像郡縣設圖畫之諭此在金元以前相傳如是故唐李元瓘謂孔子坐享顏淵立侍正言隋唐以前神像坐立原非一時不止開元八年始設坐像爲創見也嘗考漢文翁石室曾圖孔子及七十二賢于壁卽東漢光和間于舊學外復立鴻都門學然猶令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是古于夫子無不像者正以廟貌饗祀重在章服凡弁冕圭璧章采繪繡必非朽然一木主所得具其標識而分其等殺今旣改殿稱廟而全不予廟義一再思之且于古先王用尸代像之意一併抹煞則又矯枉過直矣若夫主則雖設像亦有之古尸主並行尸以表爵服主以識名位設像亦然若不像則賜圭賜旒主何從見不主則稱文宣稱大成像安所施通人自當通觀耳

然則釋奠釋菜古凡行禮于先聖先師之前者必設像乎

則又不然設像而祭于堂者廟也釋菜釋奠但束帛以棲神而饗之饗畢卽撤者學也學與廟有殊制矣古立學無廟其祭先聖先師皆不立主不設像無常壇常寢而特除一饗奠之所縛茅束帛隨其所安蓋惟天子釋奠則合樂享幣下此則但用醴饌芹藻比之弟子束修見師之禮而至于釋菜則第捧菜爲贊如菜羹瓜祭所謂薄祭而下逮者故禮稱皮弁而祭之不舞不授器不卜時日不備儀物但一獻而無介語凡禮官學士皆可行之今孔廟之祭則直是殷祭較之太廟世室諸大典並未有歉何曾是學中奠饗而可以先聖先師之禮比擬之乎且今天下無學久矣學有宮有牆有室有序有館有舍有園橋有泮池

有射堂射圃。凡習禮讀書。學于數舞。飲酒。講射。以及出師。受成。反兵。訊誡。皆學中所有事也。今一舉而歸之于廟。祇以枵然三楹。俗所稱明倫堂者。以之當學宮學舍之數。而前無園橋。後無泮林。學人既無所肄業。而養老合樂。講經獻捷。又不能瀆亂于几筵之前。徒設此枵然三楹。何以行事。則謂今之天下。但有廟而並無學。非謾語也。嘗考漢祀孔子。皆在魯國。高帝還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而光武幸魯。既遣祀孔子于闕里。又還宮幸學。以明孔廟與學。截然爲二。卽明帝永平初。祀周公孔子于學。然亦行先聖先師之禮。非廟祀也。至梁天監中。始立孔廟于江左。而饗祀之。然大同釋奠。仍在國學。廟與學未嘗相蒙。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實立廟學中之所始。然猶廟是廟。學是學。觀其親臨釋奠。以周公爲先聖。而孔子配之。則周孔各一廟。而釋奠則共列在學。其云各一所。明不是學。以學無二所也。其祀先聖于學。而配以先師。明不是廟。以廟無兩主也。卽太宗貞觀二年。改升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詔州縣皆立孔子廟。然在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至顯慶而又改之。則周孔二廟。未嘗偏廢。其不得與學相混。與武德同。惟宋徽宗朝。曾頒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似大成之名。卽以名學。而明代儒臣。並鮮學識。遂合廟與學而混之爲一。洪武二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而以學宮之正寢。名大成殿。至今因之。世廟張璁能改大成殿爲先師廟。而不能分學宮與孔廟爲二。宜爲言禮者所不與也。況學中行禮。以西爲尊。凡飲酒講射。賓皆在西楹之間。故古制先聖西坐。東向。其祀先師。始北坐。南向。然猶在西堂一閒之北。故東晉穆帝釋奠于中堂。則以其時大學在水南。相去懸遠。因借明堂中閒。權作大學。

以設祭。至唐太宗貞觀。釋奠則坐先聖于正西。而以先師東北坐南向配之。其後著開元禮。卽註定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北南向。此明可據者。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忽改夫子正南面位。且爲詔曰。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夫子坐仍其舊。今位既有殊。坐亦當改。則其與開元禮全然不合。每釋其故。則以武德初立周孔二廟于國子學時。其祀周孔之坐。原有如是。今祇敕州縣立孔子廟。則自當改坐。此與學中釋奠之制。了無干涉。而不謂宋元以來。徒飾儀文。而於廟學分行之典。全未講也。且開元釋奠。限于堂上。亦屬唐禮。觀晉元康中。釋奠大學。其時潘尼爲制。頌曰。埽壇爲殿。張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則或壇或幕。或堂或序。隨地可用。此乃所謂學也。今歸然宮殿。夫子南面。並非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之坐。而其承祀者。則又牲牢禮幣一準之先王殷祀之典。而並非釋奠廟而已矣。何學之有。

又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卽賓興之禮。夫賓興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得無國學便不行與。又聞舊儒以鄉射禮。亦鄉飲酒禮。其說可得聞乎。

古鄉飲酒之禮。卽賓興之禮。舊所稱尙賢是也。但又有尙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同。考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于州。設一大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于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興之禮。鄉大夫爲政。講射之禮。州長爲政。尙齒之禮。黨正爲政。其禮固當有等殺。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興所始。由于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于司徒。所謂六德。六

行六藝者退而頌之于鄉。請鄉中致仕之官教于里門。其以大夫致仕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于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其曰禮禮者。卽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卽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卽鄉飲酒禮無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于鄉。至貢于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然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而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卽古諸侯興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士。亦以賓禮。裸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易所稱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一禮。惟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故也。若尙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于黨序。非鄉學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每歲大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尙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以黨爲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其于養老之典。似乎無涉。幾見國老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于黨序一舉行者。若二鄭謂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卽賓于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爲有二事故也。

然則尚賢與尚齒其禮同乎。且今世所行禮與古禮同乎否乎。

曰不同。古尚賢以士。尚齒以農。其人不同。尚賢以鄉大夫爲主。尚齒以黨正爲主。其主不同。尚賢取少壯。尚齒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尚賢在鄉學。尚齒則在黨序。其地不同。尚賢三年一舉行。尚齒則每年一舉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尚賢在正月。以十月大蜡。故尚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介僎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也久矣。三物不講。公然以八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于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于鄉試放榜之際。謂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飲酒可以已矣。乃于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飲。則未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尚齒則又無一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貴非賤非賓非僎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眞聖君賢相所必斥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餽羊不去之意乎。按唐制。賓興飲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鹿鳴而來者。而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鄉飲酒禮。然要是一禮無兩行者。若尚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而仍舉此禮。旣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衆賓坐立之異。則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季冬十二月。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衆賓。在其貢士與饗農。則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僎焉。主與賓對。僎與介對。則僎者。主人之副也。然何等人也。